

履痕处处

## 旧衣服

◆ 寇研

远不属于买买买的剁手党，也不会有人整天会威胁着清空我的购物车，但每个季节，即便久居城市，时令蔬果已经拎不太清，城市里的季节最突出的不是暴冷就是暴热，春秋两季短得打个喷嚏就不见了，仍然会按季购置新衣服，生怕错过了当季的流行，亏待了自己。

其实购回的衣物，不过几个去向。有那么一小撮会让人对自己刚刚是不是脑子有病产生严重怀疑，吊牌都懒得剪，直接塞进衣柜深处，从此一别两宽。再有一部分属于新鲜期的“嗯，挺好”，穿过两次是“还好”，再隔一段时间是看着它们心里便会念叨“又没衣服穿了”的。总之，最终经得起考验、真正喜欢、持久喜欢，并在日复一日中把它变成旧衣服的，不多。

尤其对一个长年在家工作的人，一样，有一点小小的怪癖，可以不用讲究款式，但对衣服的舒适度有近乎偏执的要求。尽管衣柜里有许多新衣服，我可能也会花几个小时翻箱倒柜，直至找出我念念不忘的六年前的旧短裤。旧衣服，不一定是家居服，事实上我不是很喜欢那些碎花、格子的家居服，贴了标签的，好像只要穿上就家居了，其实不，而且那些碎花呀格子呀，一旦洗旧，不忍直视。

有一件我特别喜欢的拼接毛衣，穿了不知道多少年，腋窝的拼接棉布终于磨破了，一片筛子状的小窟窿。有一次钟点工阿姨来，她针线活好，我让她帮我补补，钟点工瞪着那片惨不忍睹的小窟窿，脸上是大写的“不解，我居然花钱请她帮我补一件几乎没法再穿的破衣服。”

还有一件以往我每个夏天都会穿的圆领白色T恤，经过多年的折腾，衣领失去弹性，已经不圆，变成椭圆了，纯棉的纤维也薄了，朽了，半透明了，后来不堪重负，T恤后背搞分裂，多了五六个黄豆大小的洞洞，就像巷子口下棋的大爷身上的白汗衫的破洞。我觉得挺好，穿在身上又舒服又凉快。每次穿着在屋子里晃荡，家里人就会垂着头很痛苦地掐着眉毛，连猫也用嫌弃的目光瞄着我，直到某一天我发现它在在一个家庭阴谋中突然失踪了。

并不是每件衣服都能幸运地成为旧衣服。旧衣服镌刻着时光，时光是什么，是妥帖，是一分一秒的相处攒起来的舒适，它了解你，你也了解它，甚至渐渐地，它穿在你身上，不再是衣服，它的纤维被你收服、吸纳，自然得就像一层皮肤。你坐在地上、歪在沙发上，不用想“呃，这我刚买的新衣服”，吃个西瓜，也不用担心西瓜汁，和猫为争夺阳台上的地盘打架时，也不害怕它的长指甲。

说到底，那些有幸被你穿旧的衣服，一定是真爱。一寸一寸的岁月，一寸一寸的心情。也许就像对面坐着的某个人，眼儿看着在互相的眼皮底下变旧变老，心里会不由得生出柔软和悲悯来。

## 沁园春·粮仓

◆ 郑览

黄淮大地，千里沃野，万里香飘。望城郭内外，茫茫金海；乡村之间，点点绿岛。麦浪滚滚，布谷声声，蓝天白云艳阳照。待明日，遍铁牛欢歌，丰收热闹。

神州美丽富饶，养天下黎民享道途。叹多少朝代，天灾人祸；无数百姓，缺欠欠饱。日月昭昭，乾坤朗朗，巍峨丰碑万首翘。看今朝，我沧桑故土，换了新貌。

人与自然

# 母亲的炊烟

◆ 叶剑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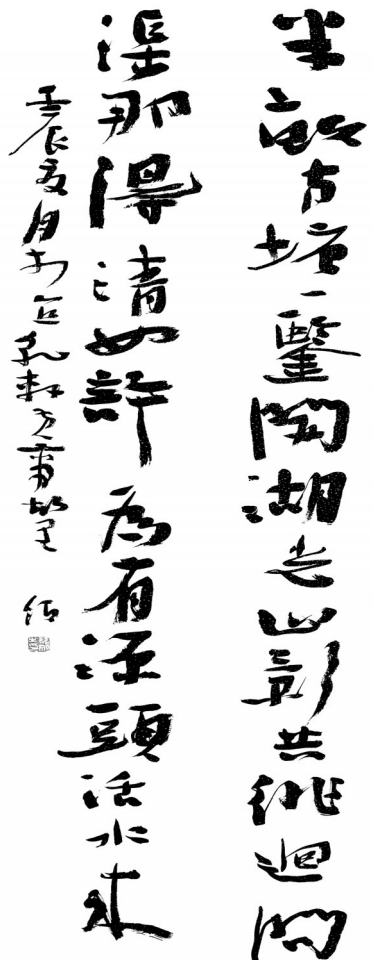
状的描述。我脑海里所储存的炊烟形状，是在有风时扯成长长的丝带，或薄如蝉翼，或浓密如绸，飘忽摇曳，蜿蜒起伏。飘高飘低，取决于风力，至于方向，那要看风从哪里来。无风的天气，炊烟有几分昂然，也有几分恹恹，挺直腰杆斗志冲天。只有在暮色合拢的傍晚时分，炊烟才略带几多娇情地弄出几分诗情画意。我浅显的理解，显然有悖于母亲的认知。在母亲眼里，炊烟不仅有形，还有神态迥异的多姿姿态。天晴气爽，炊烟相依相偎，相携相扶，忽聚忽散，如狗、如猫，似羊、似牛，耍闹嬉戏，欢腾奔跑，这便是风调雨顺的日子了。如若阴天低垂，雾锁山河，炊烟就像患上瘟疫的病鸡病鸭，一副慵懒病态，瘫卧于村头的树枝树杈上，无神无色。这时的村子阴郁沉闷，凄风苦雨仿佛就在不远处，日子里便有了雾霾和晦气。

母亲说，炊烟是有味道的。我只知道炊烟是有色气体，飘散以后无影无踪，留下的或许只有那淡淡的感觉和一晃而过的记忆。我聆听母亲的讲述，才明白炊烟是有味道的。母亲说，田里的杂物柴草弄到灶膛里燃烧，锅里的食物被烟火煮出味道了，日子的苦甜被烟火煮出味道了，烟火自己不能没有味道？炊烟的味道丰富绵延，五味杂陈。有草木的清香，有农人的汗咸；有怀里小孩的奶腥，有病床上老人药渣的苦涩；有嫁女娶亲的花炮喜悦味道，亦有送殡丧葬香火缭绕的气息。各种混合的味道，无论浓烈呛人，还是悲喜交替，终究是要融汇到一起的。上天闻了这味道，尽管人间世相。福祸吉祥的及时调理，注定了人间万象的又一次轮回。

母亲说，炊烟是有声音的。

记忆中的炊烟是懦弱的，柔软无力，秉性与世无争，任凭风雨欺凌，她都无怨无悔，似乎骨子里天意般没有抗争与呐喊。母亲却说，炊烟是有声音的，不用心去听，永远也听不出来。炊烟的声音无比柔美，具有天籁般的音色，且蕴含着诱惑的力量。有时是温馨亲昵的呼唤，有时是体贴关爱的抚慰，只要你听到她的声音，便知道家在哪里，身归何处，永远不会迷失归宿。炊烟袅袅升起，那种声音从家的地方传来，牛羊下山了，小鸟归巢了，劳作的车马随着农人的身影，驮一身汗水淋漓后的欢悦与爽快，回归自家庭院。母亲的家常话变成书面文字，已经滤掉了许多滋味，老人家说的虽是土语，追根溯源，却蕴涵汉唐古韵，如今却与方言混为一体，不再广为流传了。母亲摘掉老花镜，举目望着深远的远方，头一点一点地说，千百年来，炊烟对远走他乡的人是想得到听得见的呼唤，无论他们在哪里，做什么职业，一早一晚或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村落房屋，想念炊烟升起时的种种动静。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活儿，望着家的方向发一会儿呆。是炊烟的轻声细语，抚慰着他们疲倦的身心，让他们想起家，想起身负的责任和家人的期望，心头沉沉甸甸的，不是漂浮无根的人。

寻思母亲的话，我记忆里的炊烟生动起来，有了灵性，有了神采。炊烟像人，从诞生到成型，萃取的是大地的精华，那些草木，承受四季风霜雨露，一经燃烧，欢跳的是火焰，升腾的是炊烟。风来了，吹散了，看似无影无踪了，可身散了灵魂在，终究抵达浩瀚辽阔的天空，完成了一种天与地的完美契合。



问渠那得清如许(书法) 魏领

文化漫笔

## 与十三结缘

◆ 郭良正

当西方人对13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我国大多数人则坦然面对，有些人甚至还津津乐道，尤其是一位文学界名人，对此更有独特，他与13结缘多年，并且沿着13的轨迹，心平气和地生活着。

何人与13缘分颇深呢？他叫刘心武，就是那位凭着《班主任》走红，《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后来又续写《红楼梦》的刘心武。

刘心武之所以对13如此钟爱，是因为他所经历的13太多了，并且13没有带给他什么不便。

在刘心武成为专业作家前，是北京13中的一位教师。校门口前的站牌，又恰好是一趟13路车。这趟车从起始站，到校门前正好是13站。刘心武1961年到13当中学老师，到1974年调离该校，正好又是13年。成为专业作家后，1987年赴美美国访问讲学的大学又是13所。

一连串的13，多年来与刘心武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这么多的巧合，要按西方观点，刘心武可算是晦气透顶了。可是，纵观刘心武人生之路，则是一帆风顺。

西欧、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等一些地方，忌讳13甚至害怕13，剧院里不设第13排，没有第13号，旅馆房间12号过去就是14号……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以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

刘心武不信13的邪，从自己人生的确切体会得出结论：人生吉凶不在数字中，把握机遇，努力奋斗，任何数字下都可能绽放出成功之花。

难道13对刘心武全是一路绿灯吗？其实也不尽然。记得2005年他受邀在央视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时，原定36讲，但至23讲时招致“节假日”干预而停播，余下13讲未能讲下去，这个13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正是余留下的这13讲，两年后他重新挂上阵讲起，一直讲到61讲，达到了退一进二效果。

从刘心武与13耳鬓厮磨的生活来看，他是一位豁达开朗的智者，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13这个数字本身没错，错就在对13的认识上，对13的说三道四，本质上是对于这个数字的蔑视与伤害。

新书架

## 董倩的另一面——《懂得》

◆ 张莹

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她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决不轻易放过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观众叫不上她的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她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香港回归、五十年国庆、

澳门回归、申奥成功、APEC会议、载人航天飞行、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马云、董明珠等企业家都是她会客室的座上宾，与此同时，黄洋案、“高龄产女”“老兵回归”等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她也从不缺席。近日，董倩新作《懂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书中董倩向读者展示大量深度访谈，她敏锐地发掘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真实地揭示人性、揭露社会现状，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露露的另一面。

每次去水房打开水，路过这几口老缸的时候，脚步不由得就缓了下来，总爱站在那里看一会儿缸里养着的植物，去猜想它们的名字。

乳白色的五瓣花不久就落了，小蒲扇状的青叶子越来越浓郁。有一回我来得早，站在那里看它们，透过叶间的缝隙竟看到几枚亮亮的红草莓。原来这些植物是草莓啊！尹师傅正好从后院出来，听到我的感叹，笑着说，草莓可甜了，小孩子们都爱吃，等熟透了让你们都尝尝。尹师傅是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当作孩子了。

这就是尹师傅的“讲究”了，他爱花，却并不问花的出身和名贵。他会珍视缝隙中生命力强大的小野花，会把大人家养荷观鱼的缸用来种孩子们喜欢的红草莓，也会把郊野外常见的一年蓬很宝贝地养在好看的花盆里摆满窗台。

茉莉花盛开的时候，我们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特别有福气。因为尹师傅会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放两盆茉莉花，这样我们出来进去总有茉莉的清香萦绕着，心情总是美美的，工作起来也非常开心。

尹师傅一日日在这花间里讲究着，爱惜和他有缘分的每一株植物。他总是那么慈爱和温厚，笑眯眯的，他忽然认真起来，像个一段段回味的老时光，真是古意又雅致。每口缸里一缸泥土一丛植物。

植物的叶子是锯齿样子的，形状像祖母爱用的老蒲扇，不过这叶子是小小的，可没有蒲扇那么大。青郁郁的叶子间还有小小的乳白色的五瓣花在淡定优雅地缓缓开着。

百姓记事

## 花间岁月

◆ 耿艳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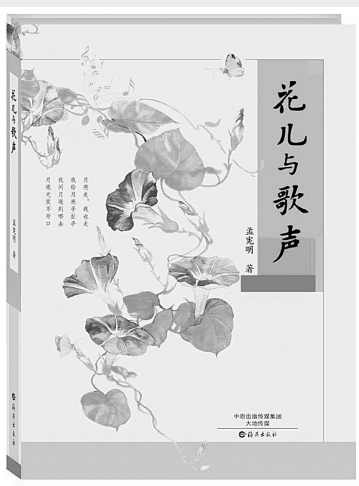
愣，这定是尹师傅了，爱花的人都有这般柔软的心。

我笑着向他问好，他似乎很开心，站在那里和我很客气地打招呼。我们站在一株很老的柿子树下，我惊叹道，还有这么高大的柿子树呢。见我说起院子里的植物们，尹师傅一下子眼神里满是温柔，很孩子气地伸出手向我比画着秋天柿子树挂满红红的大柿子的诱人场景。

通往水房的路上有几口古老的大水缸，它们在廊檐下静静地依次排列着，像一段段回味的老时光，真是古意又雅致。每口缸里一缸泥土一丛植物。

植物的叶子是锯齿样子的，形状像祖母爱用的老蒲扇，不过这叶子是小小的，可没有蒲扇那么大。青郁郁的叶子间还有小小的乳白色的五瓣花在淡定优雅地缓缓开着。

## 连载



刘健飞在自己的作文本上有仇似的戳着，高高低低的“刘健飞”努力地想站成一排却怎么样也站不直。何用功跑过来，伸手抢过刘健飞的印：“叫我看你的！”

“那也要叫我看你的！”刘健飞说着，也把他的章抢走了。

趁刘健飞看印的时候，捣蛋的何用功猛一下把“刘健飞”盖在

贾成钢由衷地赞叹：“太美了，真是太美了！高虹，我要光读你这首歌词，我真的就不想走了！只是，你刚来，时间长了，你就不会有这么美好的感受了！”

高虹摇摇头：“我这样的感受，你说，你有没有？”

“有。”贾成钢点头，“尤其你这‘睡梦甜，吃语甜，如天上水人间’。村庄如船颠又颠，是天上水人间”。我毕业回乡的那一天晚上，正好是一个满月天。在离家五里的地方车坏了，我就背着包往家走。月光如水，真的能蹬得响！很幻觉很幻觉的。你知道，毕业的时候是很感伤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刚刚断奶，总想啼哭。我的泪水哗地就流了下来，我真想永远行走月光里，再也不要天亮！”

“世界就是世界，它才不会因为你的难过或者欢欣而改变什么呢！5岁之前我基本上是在乡村度过的。夏天的夜晚，姥姥总喜欢在院子里铺一张席子，漫天繁星，一颗一颗都水淋淋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像一孔孔神秘的眼睛。满月的时候，姥姥就扯着我上街走。姥姥说，她一到月夜就睡不

着，后来我知道了，她是舍不得睡。我们这一老一小就走啊走的，把村庄走了个遍。眼看着月亮从东边的树上升起，一点儿一点儿地走过村南，落向村西的高树里，这时候姥姥养的芦花公鸡就开始打鸣了……”

“你姥姥了不起，她是个精神贵族！老人家还在吗？”

“走了。姥姥比我大六十五岁，去年走的。八十五岁。老人家挺幸福，她走的那天正是中秋节的第二天，月亮好得很！所以，我一见满月，总想起姥姥，就睡不着了。”

“‘是天上水人间’！”贾成钢叹着。

“对。”

“享受完了。我们现在说点儿现实的。你提议把孩子们的作文印一个小册子，那不得每人一本吗？”贾成钢说。

高虹点头：“应该每人一本。”

“你提出出来了，大家也鼓掌了。可是咋做你想了？”

“我只是提出出来了，谁会想得那么细呢！”

“那你准备咋做呢？让孩子们

凑钱买纸？”

高虹说：“这恐怕不大好。农村家里都很紧张，还是不要这样。”

贾成钢找了校长，校长一听说就没事，二十多本作文能用几张纸，他负责想办法。但是，他又给贾成钢发了任务，作文的录入由贾成钢负责。贾老师频频点头，慨然应诺。

贾成钢的头还没有点过两小时，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7

大强给全班同学每人赠送了一枚泥巴印章，为了让大家试用，他把家里的印泥盒子也拿来了。范梅第一个得到，立刻就把手上的印章戳到了作文本上。“何用功，刘健飞，刘二秀……”同学们扯嗓子应着，恨不得把教室的屋顶冲走，兴奋像发作了的兴奋剂一样在大家身上跳跃。课本、作业本，演草本，只要封面上能按的地方都按上了，不该按的里边的内容处也被按上不少。方方的印章像一枚枚燃烧的煤炭，拿在手里烧得慌。“刘健飞！刘健飞！”何用功叫着。

深，做得这么好，这么有意思，我怎么能批评呢？我只有感动！”高老师停了一会儿，环视着全班：“范大强，请把我的印，中国印，快拿出来！我急不可待呀同学们！”

范大强掏出给老师的泥印向全班同学举了举，激动得撞歪了几张桌子才跑到讲台上：“高老师，谢谢您！”

高老师接过来，迎着光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对着全班炫耀般地说：“范大强，了不起！我的学生了不起！中国印！”她对大强伸出拇指。

“中国印！中国印！”同学们喊着，使劲给高老师鼓掌。

“快拿印泥来，也给我印一个！”高老师弯腰侧头。

范梅跑着冲上讲台。

“来，往老师这儿印！”高虹指了指领头。

范梅激动得两手直抖，抓住那枚大大的泥印，在印泥盒里蘸了几蘸，又迎着光看了看字的位置，这才对着老师的额头轻轻轻轻。四条变形的鱼环绕着三个大大的字：高虹印。

全班同学再一次鼓掌。